

白。我
 年。我
 总是自
 体。我
 她。上
 正。我
 一。我
 不。我
 正。我
 有。我
 将。我
 马。我
 为。我
 黑。我
 子。我
 和。我
 了。我
 个。我
 是。我
 她。我
 是。我
 他。我
 生。我
 西。我
 三。我

湖北教育出版社



中部卷

主编/王义军

编选/向 背

奉荣梅

新媒 体 散文

城里的月光

湖北教育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里的月光/向背、奉荣梅编选. — 武汉:湖北教育出版社, 2001

(新媒体散文·中部卷/王义军主编)

ISBN 7-5351-2958-7

I. 城 ... II. ①向 ... ②奉 ... III. ①小品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26859 号

出版 发行: 湖北教育出版社

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hbedup.com>

邮编: 430015 电话: 83625580

经 销: 新 华 书 店

印 刷: 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印刷

(430035 · 汉口古田路 10 号)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4 插页 14 印张

版 次: 2001 年 7 月第 1 版

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: 248 千字

印数: 1-5 000

ISBN 7-5351-2958-7/I · 88

定价: 23.50 元

如印刷、装订影响阅读, 承印厂为你调换



目录

刘洪波

"哲学王"的秩序/2

鸡犬之声不闻/5

理想的臣民/8

人多的地方/11

一盘散沙/14

张执浩

露天电影院/18

内心的糖果/21

以牙还牙/24

观看与倾听/27

想唱一只歌/31

远去的钢盔/34

夹藏在书页间的纸币/38

李修文

伤心老电影/44

在蜘蛛与螳螂的世界里/47

鱼死网不破/50

李商隐的冬天/53

繁复,但却荒芜/56

李 皖

千篇一律的人类/60

扒带时期和后扒带时期/64

一点儿正经没有/67

张楚和他外部的世界/6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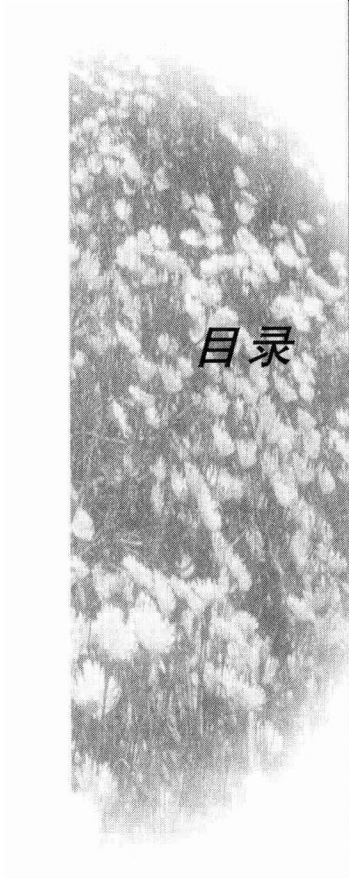
罗大佑的昔日情怀/72

最没有方向感的城市/75

不讲意义的意义/79

徐 鲁

音乐的夜晚,做梦的地方/82



目录

大地的眼睛/87
世界上最美的雪山/90
世界为一本书而存在/94
早安,汤逊湖/96
佛罗伦萨碎片/99

尚爱兰

网恋不完全话题/104
网络哥哥不要跑/114
恐龙和青蛙/116
防狼和照妖/118
公共的女人/121
网络寡妇/123
相约星期二/125
圣诞一夜情/127
今天要求婚/129

谷未黄

做条快乐的鱼/132
网上君子/134
爱情解码/136
九十九只纸鹤/139

李未熟

他们看她们,高山看流水/142
雪里干红/146
女人的懒/149
城市的猫/152
“麻木”/155
朋友写他的妻/157

袁毅

城里的月光/160
儿子初上幼儿园/163



目录

快乐是永远的家/166

我心依旧/169

叶倾城

不后悔/174

其实真的很想/176

刘 源

时尚的真实与虚拟/180

城市·码头·过客/183

元旦·过节/186

怀念父亲/188

南 野

幻旅/192

伤感——写给冬天/194

理解朴素/196

形式与真相/199

消解的荷池/202

木工房随想/205

鱼·僧/208

读斯蒂芬·金/211

剑 男

爱,当她超越了时间/216

爱的独白:谦卑而又炽烈的/219

哲思,抑或诗思/222

胡榴明

酒吧之夜/226

戏/229

风中的感觉/232

红旗袍/235

王剑冰

我家对面的窗户/240



目录

你的某段情感历程/243
独走一条小巷的这个下午/246
爱情在秋风里摇荡/249

孙 莉

聚会/254
不被消费/257
散步/260
声音/264
美人爪/266

乔 叶

纯粹的勇气/270
爱情金橘/272
刀柄之爱/274
无缘无故/277
门票/281

一夜胸针/283
给自己写信/286
父亲的请帖/289

要 父

千万买邻/294
至高无上/296
街谈巷议/298
夜巷/301
雅室/304
植树者说/307
小街之美/310

吕秀芳

桃木梳/316
仰望爱情/319

何立伟



目录

与脆弱无关/324

旧梦与记忆/327

拾入旧梦/330

名片/332

绰号/335

老根/337

身不由己/339

前途/341

生活的风景/344

变故/347

姜贻斌

大狗小狗/350

陌生与熟悉/353

振酒与灌酒/356

斯文扫地/358

气味的秘密/361

不再打老鼠/363

消失与出现/366

只剩下一堆脑细胞/369

王开林

麻将中有鬼/372

餐桌上的笑谈/375

时光倒流七十年/379

玫瑰的故事/383

北方有佳人/38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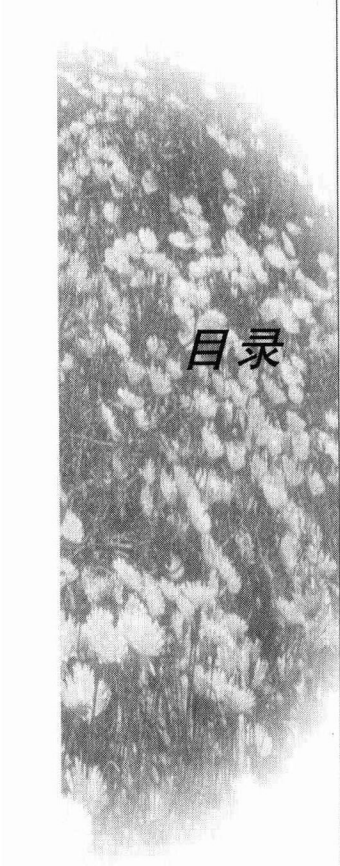
数字化时代的爱情/389

性感广告小揭秘/392

撒谎的代价/395

要脱口秀,不要脱口臭/398

余长新



目录

纯洁/404

宿命与反叛/406

回家/408

病儿/410

潘朝晖

青葱岁月长株潭/414

声音/417

花事/420

财运/423

彭娟

女人送礼不图报/426

欧正武

马莉来信/430

看麻雀筑窝/432

尴尬的滋味/434

来自足底的温馨/436

刘洪波

男。1966 年生于湖北沔阳。求学武汉大学 4 年，被分配至湖北沙市图书馆 3 年，请调至兰州大学任教 5 年，再请调至武汉长江日报社服务至今。1992 年始写杂文，相比于所学专业，算是半路出家；以性情和性格而论，可谓终上正轨。作品结集有《文化的见鬼》《高雅的落俗》和《苍蝇的光荣》。





“哲学王”的秩序

柏拉图呼唤哲学王，孔夫子呼唤“圣人出”。

有了哲学王又怎么样呢，柏拉图说，那就是“理想国”了，专家治国，智慧至上，生活节制，社会安宁，一切都井然有序，每个人都会变得本分起来。

“圣人出”又怎么样呢，孔夫子也描画了，首先黄河的泥沙量就会下降，海上也不会掀起风浪，仁政大举，民生安乐，即所谓“河清海晏，天下太平”。

由此，哲学王与圣人成为人类的梦想，区别只在于世界上有些人梦醒得早，有些人梦醒得迟而已。醒得早的人，早已不再作“哲学王”的指望；醒得迟的人，便在“开明专制”、“新权威主义”、“亚洲价值观”里面打滚；而至今未醒的人，便大唱历代“英主”的赞歌，证明圣人确曾毫无疑问地出现过，以坚定“河清海晏待有时”的信心。

等哲学王的人与求圣人的人，差别就在这里：即使还在翘首盼望哲学王的人们，也承认哲学王从来就没有出现过，他们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将来；而相信圣人的人们，却坚信圣人早已出现过了，例如“真龙天子”，什么时候没有呢，虽然有了“圣上”也

未必“河清海晏”，毕竟秩序是很牢靠地建立起来了，“王纲”再没有坠落到地上去。

秩序问题是如此重要，以至于成为必须要有哲学王与圣人的一个重要理由。然而放眼一看，我又发现，只是讲要有秩序的话，原本不必哲学王与圣人就可以办到。例如猴子世界，何尝没有秩序呢，这当然并不是“齐天大圣”孙悟空的功劳，而是凭力量“打拼”出猴王的结果，总不能说每个猴王都是猴子里的哲学王和圣人吧。再说人的世界，有的地方搞种姓制度，有的地方种族隔离，美国南方曾长期有农奴制度或这一制度的历史遗留，那也是秩序井然的哩，而且高等的种姓、“高等的种族”和奴隶主也不乏仁厚，只要把秩序坚持下去，并不随便就把人弄死的。

孔夫子说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”，为什么呢，跟他们亲近一点，他们就全没规矩，离他们疏远一点，他们就不舒服，所谓“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”是也。但只要他们各安本分，也未尝不可以“相敬如宾”和慈爱以待，这便是很好的秩序了。当然当个什么样的人，就享受怎样的待遇；既然不是天子，就不要“八佾舞于庭”，一切都按礼节来就好。

至圣的文宣公是如此认识秩序的。我看，这种下不犯上的秩序与“奴隶要安于做奴隶”并没有区别。当然，圣人的秩序还包括另一个要求，那就是在下不犯上的同时，上也要仁心待下的，但即使没有圣人，好像也没有奴隶主说自己就是狼心狗肺。

哲学王的秩序怎么样，我就不清楚了，因为哲



学王从来没有出现过。但根据呼唤者柏拉图的设想,哲学王的秩序首先是要划分三个等级,统治者、守卫者和劳役者,现代话叫官员、军人和群众;此外还有奴隶,是不算在三等级之内的。统治者有智慧,军人有勇气,群众有节制,三者不串味,这就叫正义。

例如有学者把几何学用到实际中去,柏拉图就很愤怒痛斥这种行为“贬低、败坏了优秀的几何学,让几何学由非物质的、智力方面的事物降为物质的、实用的东西,迫使几何学去利用物质……使几何学成为奴隶们从事的对象”。哲学王的正义的秩序,也不过如此。

因此,不说世上没有什么哲学王和圣人,就是真有哲学王和圣人,也并不见得就是幸事。哲学王一出现,智慧就会成为官员的专用物品,大家都只有傻头傻脑地干力气活;圣人来了,你高兴到什么程度,悲伤到什么地步,都由不得你自己了。

社会固然不能没有秩序,但也绝不能一听到秩序就觉得那是天经地义地要进入的笼子,好像谁不进去谁就犯了天条。哲学王与圣人的秩序,哲学王与圣人自然要说是天条。假如一个自由民也说那是天条,就该怀疑他是不是一个“有自觉性”的奴隶了。

鸡犬之声不闻

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，是一种理想。

我一直怀疑这个理想的合理性。我的怀疑不是因为它不可能，在我看来，所谓理想，不过是图个想法上快活，是不必拿可能不可能实现来衡量的。我的怀疑在于，既要老死不相往来，不如鸡犬之声不闻，岂不是更加彻底。为什么决计老死不相往来，又要相互间听得到鸡鸣狗吠，这个道理我不懂。

世道艰险，相濡以沫，这又是一番理想。这理想固然是很好的，不过也是极而言之设计。处身艰险，你当然不期望“大难临头各自飞”，而很希望出现绑在一起共患难的局面。然而，话又说回来，大家何以处身艰险，落到了“相濡以沫”这垂死挣扎的境地，还是值得考虑。假如是一场地震，弄得大家都陷入困局，那是只好相濡以沫的；假如一个混蛋把人弄得都活不成，只因他自己也陷入绝境了，你就与他相濡以沫，正义又何在呢？

我看到一个电影，一伙雄辞不凡的“理想主义者”，要通过传播病毒的办法来改天换地，结果自己也被病毒感染，就让受害者跟他们共渡难关。影片的主人公是态度坚决的，找到了解毒方以后，首先



将那伙“理想主义者”干掉。总之，相濡以沫最多只是穷途末路时的理想，倘若人搞到一起就要落地那步田地，远不如相忘于江湖，各得其所。就算真的落到那个地步，跟谁相濡以沫也值得考虑。

“大狗叫，小狗也要叫”，这也是一种理想。前面已经说过，既是理想，就不能用可不可能彻底实现来衡量。叫，是狗的表达形式，大狗小狗都可以叫，乃是表达自由。无论前现代还是后现代的人士，都有很多道理揭露这种说法的虚伪，归纳之下，一是叫来叫去，不过是小骂大帮忙，骨子里是一律的；二是那些控制了台面的大狗才能叫得欢，小狗是没多少地方叫的。总之，“大狗叫，小狗也要叫”完全是谎言。

我想，诚然如此，但问题在于揭露谎言之后的选择。选择有两种，一种，向真正的“大狗叫，小狗也要叫”的方向走；另一种，根本不承认“大狗叫，小狗也要叫”是种理想。你选择哪一种？揭露谎言的目的，是要走前一条路的，如果选择后一条路，那就比被揭露的东西还要不如：“小骂”强过不许叫，这是显然的。

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”，这还是一种理想，不过这不是一种社会理想，而是一种人格理想。朱熹老先生说，这诗句表达着淫奔女子的心理活动。诗句的本意是否如此，我们且不管了。很多人看中这句话子，是要借以表现“立身行道，终始如一”的态度。公鸡打鸣，是不管晴天朗日，不管狂风骤雨，都不会改变的（当然母鸡下蛋后报捷，也是这样）。

宋朝有一个人写寓言，一只公鸡提前打鸣，害得屋主半夜起床坐等天亮，这人一怒就把这只公鸡杀了，闹得别的公鸡天亮也不敢打鸣。这就是所谓“心有余悸”吧。不过倘若主人再怒呢，杀不杀也不以鸡们有无余悸为转移，早叫耽误瞌睡是罪，该叫不叫耽误事情也是罪。朱元璋是个典范，你有学问，说话过头，杀；害怕了不出来说话，“不为君用”，也要杀。

我想续写这个寓言。话说早叫的鸡被人杀了，公鸡们就相互告诫说，以前我们都很浮躁，沉不下心来，现在我们要养气，要板凳宁坐十年冷，不是为了一鸣惊人，按人类中知识分子的话说，是要“回到书斋做学问”，这不是害怕和逃避，而是做鸡的正道。公鸡们还相互约定，谁叫唤，谁就不是好鸡，是鸡中的败类，尤其风雨天，谁打鸣谁就是鸡族的叛徒。

从此风雨如晦，不再有鸡鸣；因为“小狗也叫”只是谎言，所以他们早就真实地不可以叫了。鸡犬之声不闻，只有传递唾液的声音，谁都知道，这是在发扬相濡以沫的精神。





理想的臣民

公民有公民的标准，臣民有臣民的标准。

一个标准的公民，既能履行义务，也能担当责任，明确自己的权利，能够实现社会参与。而一个理想的臣民，大抵只需谨守无尽的义务，而无须有任何权利要求。可以说，一个理想的公民应当是什么样子，标准是由公民们自己确立的；而一个理想的臣民该当如何，标准却不能由臣民自定，而另有人来确立。

周公制礼，当然会有益于男子；《世说新语》中就载有妇女的卓见，“假如周婆制礼，肯定不像这样有利于男人”。这可以说明为什么臣民的标准必须由臣民之外的人来确立。公民社会里，公民是社会的主人，公民自己来设计理想公民的模样，是顺理成章的。然而臣民社会，虽然臣民占有统计意义上的主导地位，其实不过是圣上的走卒，所谓臣民社会，恰切地讲应是君主社会。在这样的社会里，怎样做一个理想的臣民，自然以圣上的要求为准了。

然而，圣上是很劳碌的，总是“宵衣旰食”，深夜还穿着衣服，中午才顾得上吃饭，哪里有工夫来考虑臣民的一般准则呢，大抵而言，他只是一条，“不